

# 霧重雲深 模糊的平地人老師面貌

霧重く雲深し ぼんやりとした平地人教師の姿  
Heavy Fog and Low Clouds:  
Obscure Images of Non-Aboriginal Teachers

文 | 莊華堂 (作家)

許多年前，小說家姜天陸告訴筆者一個笑話——他於台南師專畢業之後，被分發到花蓮縣阿美族的月眉國小教書。當時他借宿於一對客家老夫婦家中，第一天傍晚阿婆就頻頻催他「寫信」，他想客家人真是念家，第一天就要他寫信跟父母報平安，結果阿婆帶他到廚房看到大甕裡的水開了，才知道原來阿婆是以客家話催他「洗身」。

過去十幾年來，我算是常跑原住民部落的作家，我看過不少在山地教書的平地人老師，類似這樣的經驗應該很多，可是作家卻很少把這樣的題材運用於創作上一

借用鄧相揚的書名「霧重雲深」，台灣文壇出身自小學教師佔很高的比例，為什麼不寫這一類作品——因為國民黨長期以來的教育文化偏差，它沒有提供我們基本的認知管道。

所以作家有些失職了，我們一直忽略這個問題。

台灣文學裡原住民平地老師的身影，其實相當罕見，也看不到較具代表性的作品。戰後第一代作家裡的南葉北鍾——葉石濤、鍾肇政，都長期當過小學教員，但他們都沒有在山地鄉教書



## 莊華堂

桃園縣新屋鄉客家人。小說家、地方文史工作者、紀錄片與舞台劇編導。曾任耕莘寫作總幹事、優劇場行政總監、門鬧熱劇場藝術總監，汐止、萬華、文山等社區大學講師，公視委製紀錄片〈後山平埔誌〉、〈台灣福佬客〉編導。現任採茶文化工作室負責人、文建會「鍾肇政口述歷史」系列計畫主持人。著有短篇小說集《土地公廟》、長篇小說《巴賽風雲》等。





莊華堂（右）南庄桂花巷導覽。

圖片提供：莊華堂

的經驗，雖然兩位老師不少小說中寫過原住民——特別是北部山區的泰雅族和南部的西拉雅族，就是沒有寫過平地人在山地鄉教書的情節。

### 北鍾南葉 回山裡碰到鬼月

鍾肇政是大河小說的開創者，他擅長於長篇小說的經營。鍾老於1980年，寫過

一篇〈回山裡真好〉的短篇小說，以巴隆（復興鄉巴陵）的泰雅族為對象，寫一個武達歐的學生離開部落，到平地城鎮念職校，因為酗酒鬧事而屢犯校規。這篇小說提到學校的校長與主任，校長為人寬厚，而主任則主張一切按校規處置，但因為小說主題是80年代社會變遷過程，原住民父子兩代適應不良的問題，所以平地老師只

是輕描淡寫一番。

素有「短篇小說之鬼」令譽的葉石濤，以黑色幽默獨步於文壇。他於1970年曾經發表過〈鬼月〉短篇小說，故事以他台南師專畢業後，被人惡整分發到宜蘭縣偏遠地區的國小教書一年的經驗為本。小說就以蘭陽為背景，寫一個年輕的人類學家，到雪溪部落做田野調查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被分發

## 台灣文學裡原住民平地老師的身影，

其實相當罕見，也看不到較具代表性的作品，作家有些失職了，我們一直忽略這個問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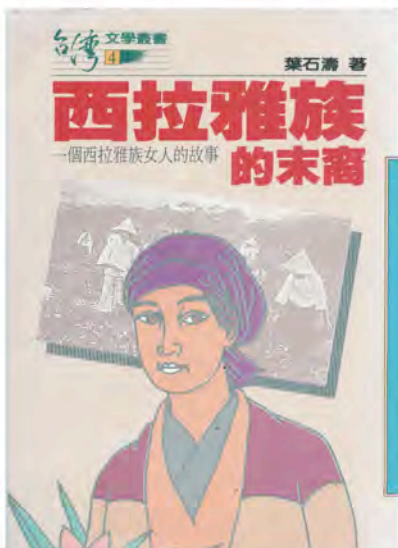
到「噶瑪蘭大學分部」教書，他按照地址找到那個學校，走進高樓華廈裡的「生物實業室」，赫然發現那是「噶瑪蘭林業開發公司」的資料室，而方才進門時，看到「老校工」的生物解剖，只是宰殺牲畜以準備鬼月的拜拜，因為那一天是七月初一，開鬼門關的日子。這篇小說是葉老典型的黑色幽默，但也沒有詳細描繪平地人老師形象。

葉老於台南一中學生時代，因為業師金子壽衛男是考古學家，所以他有很深的考古人類學素養，他有一篇「汲古夢」就以考古學家為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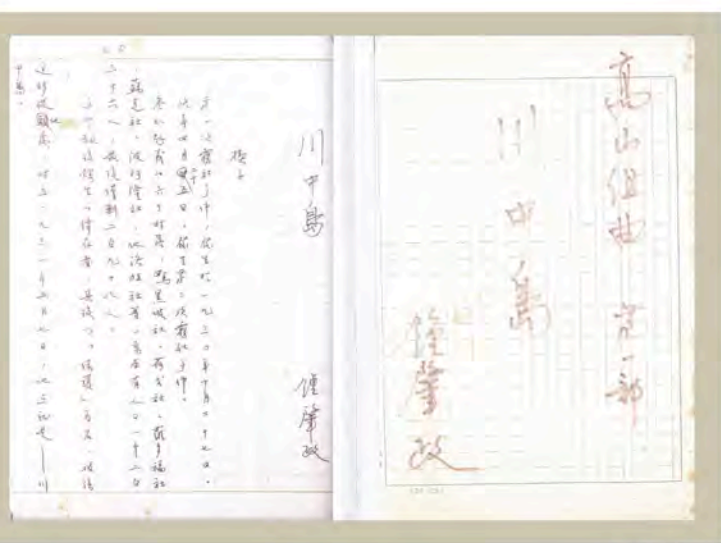
象，寫考古學者宋教授（是宋文薰吧？）帶著兩名男女研究生，於半屏山青埔貝塚的考古過程。這篇小說集考古學專業與詭譎的愛情故事於一爐，小說精彩可讀。到了90年代之後的《西拉雅族的末裔》，之後陸續發表的《蝴蝶巷春夢》幾篇情色小說，都以西拉雅族的女人為中心，葉老以近八十高齡放手一博，極盡聲色犬馬之能事，讓讀者大開眼界，可惜自嘲從不寫自傳體小說的葉老，就是不寫自己的教書生涯。

跟葉老同庚的鍾老剛好相反——鍾肇政應該是台灣

最自戀的小說家，他許多小說題材裡的男主角都是他本人，並總是不忘讓他談戀愛。鍾老青少年時期，常於寒暑假到父親執教的八結分教場，那是後來石門水庫上方的百吉，舊地名為八結——那裡從前是泰雅族的番界，跟原住民有某種程度的接觸，於是鍾老日後的創作，許多跟泰雅族人有關。其中多篇即以角板山區與新竹縣的馬里關灣山區為場景。他的長篇《馬黑坡風雲》以霧社事件為本，寫日治中期的泰雅族人為爭生存的抗



圖片提供：編輯部。



圖片提供：編輯部。

暴史。其後的高山組曲《川中島》《戰火》，則接霧社事件的餘緒，雖然小說中有提到事件遺孤中的佐藤昌男是小學教員，但是小說主題是高砂義勇隊於南洋戰場的遭遇，所以老師的身影依然模糊。

### 戰後二三世代的作家 關注不同的社會議題

第二代小說家，李喬、鍾鐵民是小學、高中高職老師，也分別接觸過泰雅、賽夏與排灣族人，但是似乎都沒有寫過以山地小學為題材的小說。

李老師在貧病交迫的番

子林度過童年，十幾年前他帶我去過那地方——大湖鄉的深山林內靠近細道邦的番界。他還真的聽過番王——附近的泰雅族頭目跟他說故事，這點對於他後來寫《寒夜》時，關於山區的隘勇線設施與泰雅族勇士，有很大的幫助。然而李喬的小說主要是取材於台灣歷史故事，聚焦於人與土地濃厚的恩怨情仇，還有人性深沉的挖掘，教育問題沒有引起他的興趣。

鍾鐵民是典型的農民作家，他的小說很少離開美濃的客家村落——雖然他寫過不少篇以學校為題材的小

說，特別是〈河鯉〉〈秋意〉〈余忠雄的秋天〉三篇探討當代教育問題的小說，但都不是以山地學校為場景。

第三代小說家中洪醒夫、宋澤萊、林雙不都是國小或國中老師出身，洪、宋都是著名的農民文學的代表性作家，他們的作品很少關注於教育與原住民議題。林雙不早年以「碧竹」為筆名，寫過很多美麗的散文，80年代之後隨著社會急速變遷，他積極投入政治與社會改造運動，還認真的寫過多篇以校園生活為題材的小說，例如短篇〈小喇叭手〉〈大學生莊南安〉，長篇〈決





圖片提供：編輯部。

戰星期五〉都是此中傑作，因為這一類作品是以揭發教育黑暗面的目的，且都以平地學校為場景，當然也沒有探討到本專題關注的議題。

### 吳錦發催生原住民文學 陳銘礮最後一把番刀

同時代的客籍小說家吳錦發，是原住民文學現身台灣文壇的重要推手。他也寫過原住民小說，例如〈燕鳴的街道〉〈有月光的河〉，他那時擔任李行導演的副導，常有機會接觸都市原住民（所以後來他跟王家祥成為原舞者早期重要的支持者），所以筆下關注的主要是都市原住民問題。

就我個人閱讀所及，90年代以前的台灣作家，在創作中直接探討原住民教育問題的作品，最重要的一部不是小說，而是散文家陳銘礮的報導文學〈最後的一把番刀〉。這篇作品是中國時報第一屆「報導文學獎」的得獎作品，刊於高信疆於人間副刊「紙上風雲」的早期，引起當時台灣社會很大的震撼。

本文他以自己早年，在尖石鄉錦屏小學執教的經驗，看到許多原住民教育的問題——例如政治校長、一心只想升任校長的主任、心不甘情不願分發到山地的年輕教師——即使是資深的教

師也因為山裡沒有家眷，所以普遍都有「人在山上，心在山下家中」的現象。他也注意到原住民小孩不喜歡語文、算數的課程，卻特別喜歡體育、歌唱以及課外活動的課程。所以常常是「老師上老師的課，學生做自己的事情」的怪現象，即使偶爾有理想的年輕老師，認真關心原住民兒童，也被學校主任斥為多此一舉，認為在山上教書應該是「老師只要改改作業，讓學生自己打打球」就好，不必太認真。

### 莊華堂的噶瑪蘭老師 姜天陸的阿美族經驗

第四代作家在小說中探

討原住民教育問題，我只知道筆者跟姜天陸兩人。我們都是來自於60年代前後的貧苦農村——我在桃園台地，姜在嘉南平原，是故我們早年都寫過農村文化變遷的小說。

我於80年代末期因為湯英伸事件的震撼，住過湯的阿里山特富野部落一週，回來寫了一篇〈遠離深山〉於《臺灣文藝》發表。小說以執教於山區的女教師失蹤事件為基點，探討原住民部落的特殊文化與山林奧秘，也多少觸及山區教育的問題。發表於2007年《鹽分地帶文學》的短篇〈噶瑪蘭的子民〉，則以個人於十幾年前的後山平埔族田調經驗為素材，寫東海岸最大的噶瑪蘭新社部落，在該地學校教書的客家與阿美混血的女老師——那個部落大都是噶瑪蘭族，而附近則都是阿美族人，所以學校裡的噶瑪蘭小孩「一直

以為自己是板炸」。而邱老師小時候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，也「很少跟那些又髒又臭的阿美族玩在一起」，後來長老教會的偕長老（偕萬來）帶她一起參加巴格拉比（巫師治病）的祭典，看到基督徒的偕長老，都這樣「迷信」的投入族群文化工作，才驚覺自己的族群身分。

姜天陸的短篇〈檳榔村記事〉是篇探討部落原住民教育問題的小說。

這篇小說得到聯合報文學獎小說獎，是根據他早年於阿美族的月眉國小執教經驗——上體育課他教小孩子打排球，球出界了，班上女生說「大便哦，球是你打出界的」，當時他有些生氣，學生怎麼可以說髒話——那是一場誤會，因為原住民小孩國語不標準，原來她是說「他騙我」。小說〈檳榔村記事〉則以長大的古秋蘭坐火車回花蓮為引，車上回憶她

小學時發生那件語言間的誤會，以及當時學校中許多原住民教育問題。小說裡出現三位老師——導師因為古秋蘭講髒話，所以打她一巴掌，歷史老師以為阿美族與蘭嶼人是同一族，古秋蘭則說「那是雅美族，跟阿美族不一樣」，老師則堅持「不都一樣是山地人」，另一位江老師（作者自己）則較關心原住民兒童，可是也搞不清楚原住民的狀況——他因為古秋蘭聽不懂曾祖母的阿美古語，所以送她一本國語辭典，要她「好好的看以後就懂了」。

個人以為，姜天陸這篇〈檳榔村記事〉從許多面向，探討原住民部落教育上的問題，也突顯山地小學教書的平地老師不同的面貌，是針對本刊探討此項議題最為深刻的小說作品。◆

**台灣文壇出身自小學教師佔很高的比例，**  
為什麼不寫這一類作品——因為長期以來的教育文化偏差，  
沒有提供我們基本的認知管道。